

●管继平

■文人尺牍(五十五)

文坛常青树

——苏雪林致毛子水

中国人用毛笔写信的习惯,大概保持了两千年左右,这是一个漫长而恒久的习惯,真可谓“天长地久”了。然而随着西风东渐,毛笔写信的良好习惯终于在上世纪被钢笔所替代,本以为钢笔也能延续个上千年,让墨写的文字带着情感的温度,在家人朋友间传递,连绵不绝。可十分遗憾的是,钢笔写信的习惯,却维持了一百年都不到,就又被网络所击溃……此后人们进入了E时代,社会的变化势必愈来愈快,除了“天地”,几乎什么都不会“长久”了。前人所谓的“各领风骚三百年”,看来如今得去掉两个“O”,改成“各领风骚三五年”差不多。

书信文化中,墨迹的浓淡徐疾,笔力的雄奇雅逸,都有可看可赏之处。若从艺术的美感乃至笔墨的丰富性而言,便可相与于软毫,当然是逊色不少。难怪有不少尺牍藏家,往往不屑于收藏钢笔书信。著名的学者散文家梁实秋先生,就曾在他收藏名人尺牍的几条标准中明确表示: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。但是,我们必须清楚,那是大作家的标准,何况还不是六七十年前的状况。就目前而言,即便是普通人的钢笔书信也少之又少了,更遑论名人的书信?

笔者有幸,前些时托朋友福,获赠了一封名人钢笔信,虽仅一页,然实寄的信封以及封上的邮票邮戳均完好无损,得之至为欢喜!更为难得的是,写信人与受信者:苏雪林和毛子水教授,皆称得上是五四以来大名鼎鼎的人物。他俩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,于上世纪二十年代,还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,回国后一生基本都在大学里任教,四九年后又都去了台湾,晚岁又都享以大年,皆逝于二十世纪末。而且苏雪林还活了一百零二岁的高寿,再次验证了女性寿命普遍要长于男性的规律,当然毛子水也不差,享有九十六岁的高龄。苏雪林自法国留学回来,曾执教于沪江大学、国立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等。在武汉大学,她与凌叔华、袁昌英三位老师,是当时颇为活跃的女作家,被称为“珞珈三杰”。来到了台湾后,她先后任职于台湾师范大学和成功大学,晚年笔耕不辍,故有“文坛常青树”之誉。而毛子水先生,或许圈外的知名度不高,其实是位国学大师级的人物。毛姓多出于衢州的江山,毛子水即是江山清溪人。多年前他与友人同游江山,还专门去清溪瞻仰参观了“毛子水故居”,老宅虽不豪华阔气,但灰墙黛瓦的老屋,倒也原汁原味,颇有可看之价值。那里有胡适为之题写的“清溪祖宅”四个大字横匾,如果了解胡适与毛之水的关系,猜想此应为胡先生受毛子水之请所题。尽管胡适仅仅年长毛两岁,但毛子水当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时,胡适却已经是北大的年轻教授了,所以他一生都尊胡适为师。后来毛子水毕业留校,再赴德国留学,以及归国后再回北大任史学系教授、图书馆馆长,之后又到台大任中文系教授……他始终都与胡适保持了亦师亦友的至好关系。今天台湾南港的胡适之墓,依然巍巍当着当年毛子水为胡适先生撰写的墓志铭,其中最后的两句是:

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,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,为民族的尊严,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、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,现在在这里安息了!

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,陵谷也会更易,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,将永远存在。

我所收藏的这封苏雪林致毛子水的短札,按信封的邮戳看,应为一九六三年,其时,苏雪林正好在台南的成功大学任教,她写信是为了同校的一位老师评副教授的论文事,催促毛先生帮忙尽快审阅,事情看似简单,不过倒也反映出两位著名教授的不同风格。

毛子水先生道席:

敬启者,监察委员毛以亨先生来台南,道及近况消息,至为欣慰。兹有愚者,成功大学中文系同事王礼卿先生,著有《仁内义外说礼经》《育乐两篇补述之研究》,于四年

前送教育部审副教授资格。闻系委托先生与沈刚伯先生审阅,沈先生已评阅竣事,希望先生早日赐予阅论,送回教部,分数多寡在所不计,但图早日毕事耳。盖王君副教授资格耽擱数年之久尚未决定,实亦焦灼也。专此敬

敬请 勋安!

苏雪林敬启 一月十二日

此信开头道及的毛以亨教授,早年留学法国,著名法学家,也是江山人,比毛子水小一岁,是否是族亲尚未可知,但至少是同乡又同宗吧。可能前些时正好来台南与苏雪林见过,也提及毛子水先生,故先套个近乎。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为同事王礼卿的两篇论文,请毛先生尽快阅后送回,至于评分如何已无关紧要了,何况另一位评审老师,也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沈刚伯先生,早已“评阅竣事”。

从年龄上看,苏雪林要比毛子水小四岁,他们应该算是同辈,然而就资历和学术地位而言,苏自然比毛略差一点。所以此信虽没有过多谦恭客套,但还算得体。另外,苏雪林的毛笔书法我印象不深,而其钢笔字倒见过不少,均写得大大咧咧,字距紧凑,似不带有洇陶气的那一类。这其实与她的性情也颇相近,苏雪林一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,并不喜欢亦步亦趋按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发展。早年她报考安庆女师,与母亲不断哭闹哀求,还不惜欲以跳入深河相逼,最后才如愿以偿。后来去法国留学,怕家人不同意她也是瞒着母亲,直到临行前才过告。她有过一次家庭安排的婚姻,但终因不合而没过几年即分手,此后一直没有再婚,也无子嗣。苏雪林写了很多文学评论,但不少观点偏激,用词有欠分寸。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的“反鲁”文章,鲁迅一生骂人无数,但被骂的以苏雪林最甚,不过都是在鲁迅逝世后。如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,有理有据,心平气和地探讨批评,倒也罢了,问题是苏雪林的批评,却是用词尖刻,满纸戾气,庶几于泼妇骂街,毫无学术价值可言。

而且,苏雪林的“反鲁”也颇有莫名其妙处。她以前曾就读于北京女师,按理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等都是她的老师。鲁迅生前,她恭敬有加,曾将她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《绿天》赠给了鲁迅,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上:“鲁迅先生教正,学生苏雪林谨赠七、四、一九二八”。可能是鲁迅的怠慢恼怒了她,待鲁迅刚刚逝

后,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。一九三六年十月,她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,拉开了她此后半生的“反鲁”序幕。她在信中说鲁迅“编狭阴险,多疑善妒”,“色厉内荏,无廉无耻”,在文坛“兴风作浪”,其杂文“一无足取”,“祸国殃民”,骂鲁迅是“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,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”……

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,是否收到也不一定,而胡适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。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敌,晚年颇多芥蒂,观念也很不一,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认同苏雪林的观点:“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,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。”

胡适的这封信非常著名,他说:“凡论一人,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,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,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,如他的小说史研究,皆是上等工作……”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“衣冠败类,奸恶小人”等,胡适则规劝说:这“一类字句,未免太动火气(下半句尤不成话),此是旧文字的恶调调,我们应该深戒。”

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,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从。她曾经也写过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但往往信口开河,毫无所知。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,实在看不下去了,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,认为她不宜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”,再三希望她“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”,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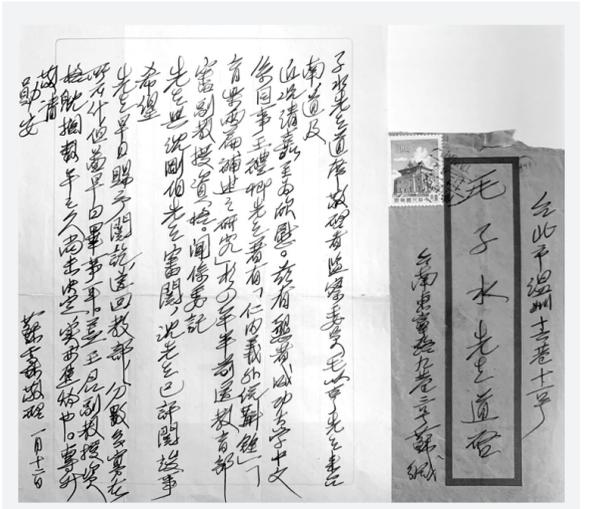
但她批判鲁迅的文章一直未停,到了台湾后,苏雪林仍不停地撰文,继续她的“反鲁”事业,文风基本仍是那种措辞激烈毫无分寸的一路,晚年还结集出版了一本《我论鲁迅》,为她的“反鲁”成果划了一个句号。不过就文坛的影响而言,却是负面多于正面。

回过头再说毛教授与论文的事。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,淡泊名利,读书成癖,与世无争。他一生致力于学术,崇尚科学,人称其为五四时代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”。早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治科学史,与傅斯年、陈寅恪、俞大维、赵元任等交游。后来之所以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,其实他也没学过图书专业,就是因为他学问渊博,读书的广而博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曾称赞说:“毛公是罕有的读书读‘通’了的人,有广博的视野,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。”按苏雪林的信中之说,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一搁就是四年半,我想这肯定不是毛公的有意拖沓,它至少还有三种可能: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,但始终无人提醒,他压根忘了此事;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,只是苏雪林不知;三是论文从未到过他手,所谓委托他审阅之事只是传说而已。

当然,在没有确凿依据前,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大。对于整天沉溺于书堆中的学人来说,健忘或误事实在难免。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,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先生的故事,也颇生动有趣。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“天文史”硕士课程,开课时日,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,只见近年八旬的毛先生正低着头看书,根本不理他们。三位同学不敢打扰,只好端坐于对面静候。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现了他们,竟然问:“你们来干吗?”老师,我们来上课。”同学赶紧回答。毛先生又问上什么课?同学说“中国天文史。”毛先生听了“哦哦”两声,又自顾自地埋头看书了。

隔了一阵,毛先生抬起头,居然又重问了一遍。一同学趁时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?见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看的《晋书·天文志》扬了一扬,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。再过了一会,毛先生抬头问:“你们要抽烟么?要抽就抽啊。”几个同学如逢“大赦”,赶紧走向走廊抽烟小歇,抽完回座,又隔了一段时间,毛先生一抬头,“怎么?你们还没走啊!”三人闻之大喜,连忙拔腿就跑,这第一堂课就这么散了……

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平平审遗忘的事,似乎就很正常了。



前送教育部审副教授资格。闻系委托先生与沈刚伯先生审阅,沈先生已评阅竣事,希望先生早日赐予阅论,送回教部,分数多寡在所不计,但图早日毕事耳。盖王君副教授资格耽擱数年之久尚未决定,实亦焦灼也。专此敬

敬请 勋安!

苏雪林敬启 一月十二日

此信开头道及的毛以亨教授,早年留学法国,著名法学家,也是江山人,比毛子水小一岁,是否是族亲尚未可知,但至少是同乡又同宗吧。可能前些时正好来台南与苏雪林见过,也提及毛子水先生,故先套个近乎。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为同事王礼卿的两篇论文,请毛先生尽快阅后送回,至于评分如何已无关紧要了,何况另一位评审老师,也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沈刚伯先生,早已“评阅竣事”。

从年龄上看,苏雪林要比毛子水小四岁,他们应该算是同辈,然而就资历和学术地位而言,苏自然比毛略差一点。所以此信虽没有过多谦恭客套,但还算得体。另外,苏雪林的毛笔书法我印象不深,而其钢笔字倒见过不少,均写得大大咧咧,字距紧凑,似不带有洇陶气的那一类。这其实与她的性情也颇相近,苏雪林一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,并不喜欢亦步亦趋按着别人指定的方向发展。早年她报考安庆女师,与母亲不断哭闹哀求,还不惜欲以跳入深河相逼,最后才如愿以偿。后来去法国留学,怕家人不同意她也是瞒着母亲,直到临行前才过告。她有过一次家庭安排的婚姻,但终因不合而没过几年即分手,此后一直没有再婚,也无子嗣。苏雪林写了很多文学评论,但不少观点偏激,用词有欠分寸。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的“反鲁”文章,鲁迅一生骂人无数,但被骂的以苏雪林最甚,不过都是在鲁迅逝世后。如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,有理有据,心平气和地探讨批评,倒也罢了,问题是苏雪林的批评,却是用词尖刻,满纸戾气,庶几于泼妇骂街,毫无学术价值可言。

而且,苏雪林的“反鲁”也颇有莫名其妙处。她以前曾就读于北京女师,按理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等都是她的老师。鲁迅生前,她恭敬有加,曾将她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《绿天》赠给了鲁迅,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上:“鲁迅先生教正,学生苏雪林谨赠七、四、一九二八”。可能是鲁迅的怠慢恼怒了她,待鲁迅刚刚逝

后,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。一九三六年十月,她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,拉开了她此后半生的“反鲁”序幕。她在信中说鲁迅“编狭阴险,多疑善妒”,“色厉内荏,无廉无耻”,在文坛“兴风作浪”,其杂文“一无足取”,“祸国殃民”,骂鲁迅是“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,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”……

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,是否收到也不一定,而胡适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。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敌,晚年颇多芥蒂,观念也很不一,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认同苏雪林的观点:“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,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。”

胡适的这封信非常著名,他说:“凡论一人,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,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,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,如他的小说史研究,皆是上等工作……”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“衣冠败类,奸恶小人”等,胡适则规劝说:这“一类字句,未免太动火气(下半句尤不成话),此是旧文字的恶调调,我们应该深戒。”

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,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从。她曾经也写过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但往往信口开河,毫无所知。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,实在看不下去了,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,认为她不宜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”,再三希望她“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”,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了。

但她批判鲁迅的文章一直未停,到了台湾后,苏雪林仍不停地撰文,继续她的“反鲁”事业,文风基本仍是那种措辞激烈毫无分寸的一路,晚年还结集出版了一本《我论鲁迅》,为她的“反鲁”成果划了一个句号。不过就文坛的影响而言,却是负面多于正面。

回过头再说毛教授与论文的事。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,淡泊名利,读书成癖,与世无争。他一生致力于学术,崇尚科学,人称其为五四时代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”。早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治科学史,与傅斯年、陈寅恪、俞大维、赵元任等交游。后来之所以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,其实他也没学过图书专业,就是因为他学问渊博,读书的广而博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曾称赞说:“毛公是罕有的读书读‘通’了的人,有广博的视野,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。”按苏雪林的信中之说,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一搁就是四年半,我想这肯定不是毛公的有意拖沓,它至少还有三种可能: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,但始终无人提醒,他压根忘了此事;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,只是苏雪林不知;三是论文从未到过他手,所谓委托他审阅之事只是传说而已。

当然,在没有确凿依据前,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大。对于整天沉溺于书堆中的学人来说,健忘或误事实在难免。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,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先生的故事,也颇生动有趣。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“天文史”硕士课程,开课时日,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,只见近年八旬的毛先生正低着头看书,根本不理他们。三位同学不敢打扰,只好端坐于对面静候。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现了他们,竟然问:“你们来干吗?”老师,我们来上课。”同学赶紧回答。毛先生又问上什么课?同学说“中国天文史。”毛先生听了“哦哦”两声,又自顾自地埋头看书了。

隔了一阵,毛先生抬起头,居然又重问了一遍。一同学趁时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?见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看的《晋书·天文志》扬了一扬,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。再过了一会,毛先生抬头问:“你们要抽烟么?要抽就抽啊。”几个同学如逢“大赦”,赶紧走向走廊抽烟小歇,抽完回座,又隔了一段时间,毛先生一抬头,“怎么?你们还没走啊!”三人闻之大喜,连忙拔腿就跑,这第一堂课就这么散了……

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平平审遗忘的事,似乎就很正常了。

后,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。一九三六年十月,她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,拉开了她此后半生的“反鲁”序幕。她在信中说鲁迅“编狭阴险,多疑善妒”,“色厉内荏,无廉无耻”,在文坛“兴风作浪”,其杂文“一无足取”,“祸国殃民”,骂鲁迅是“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,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”……

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,是否收到也不一定,而胡适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。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敌,晚年颇多芥蒂,观念也很不一,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认同苏雪林的观点:“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,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。”

胡适的这封信非常著名,他说:“凡论一人,总须持平。爱而知其恶,恶而知其美,方是持平。鲁迅自有他的长处,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,如他的小说史研究,皆是上等工作……”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“衣冠败类,奸恶小人”等,胡适则规劝说:这“一类字句,未免太动火气(下半句尤不成话),此是旧文字的恶调调,我们应该深戒。”

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,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从。她曾经也写过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但往往信口开河,毫无所知。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,实在看不下去了,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,认为她不宜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”,再三希望她“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”,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了。

但她批判鲁迅的文章一直未停,到了台湾后,苏雪林仍不停地撰文,继续她的“反鲁”事业,文风基本仍是那种措辞激烈毫无分寸的一路,晚年还结集出版了一本《我论鲁迅》,为她的“反鲁”成果划了一个句号。不过就文坛的影响而言,却是负面多于正面。

回过头再说毛教授与论文的事。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,淡泊名利,读书成癖,与世无争。他一生致力于学术,崇尚科学,人称其为五四时代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”。早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治科学史,与傅斯年、陈寅恪、俞大维、赵元任等交游。后来之所以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,其实他也没学过图书专业,就是因为他学问渊博,读书的广而博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曾称赞说:“毛公是罕有的读书读‘通’了的人,有广博的视野,有深邃而公允的见解。”按苏雪林的信中之说,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一搁就是四年半,我想这肯定不是毛公的有意拖沓,它至少还有三种可能: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,但始终无人提醒,他压根忘了此事;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,只是苏雪林不知;三是论文从未到过他手,所谓委托他审阅之事只是传说而已。

当然,在没有确凿依据前,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大。对于整天沉溺于书堆中的学人来说,健忘或误事实在难免。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,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先生的故事,也颇生动有趣。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“天文史”硕士课程,开课时日,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,只见近年八旬的毛先生正低着头看书,根本不理他们。三位同学不敢打扰,只好端坐于对面静候。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现了他们,竟然问:“你们来干吗?”老师,我们来上课。”同学赶紧回答。毛先生又问上什么课?同学说“中国天文史。”毛先生听了“哦哦”两声,又自顾自地埋头看书了。

隔了一阵,毛先生抬起头,居然又重问了一遍。一同学趁时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?见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看的《晋书·天文志》扬了一扬,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。再过了一会,毛先生抬头问:“你们要抽烟么?要抽就抽啊。”几个同学如逢“大赦”,赶紧走向走廊抽烟小歇,抽完回座,又隔了一段时间,毛先生一抬头,“怎么?你们还没走啊!”三人闻之大喜,连忙拔腿就跑,这第一堂课就这么散了……

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平平审遗忘的事,似乎就很正常了。



篆刻:同心协力
作者:夏宇

2020年2月15日我在微信朋友圈晒了一组我最新原创的3D印风手绘稿,得到韩师及众多师友的点赞与留言鼓励。

留言一:“摆脱书画附属品属性,独立篆刻。”

留言二:“立体画,用了篆刻元素,本质上是画也是印,典型的艺术创新!”

留言三:“把传统平面印,往立体可塑、可折、可裂变,炸开了印面千变万化,使篆刻艺术与众不同更加丰富多采构成新的美!”

留言四:“夏3D!”

创作3D印风,并非我一时所想。

在十几年前,我就反复思考一个问题,篆刻,为什么只能是平面的?其间也一直在尝试印的境深立体视觉的再现,那时就通过线条的粗细、线条的虚实、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让读印者感觉到印的画面境深感。印虽有境深感,但还是受到思维方式与方向的限制,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突破点。裂变找到意象印之立体视觉感与现今新创之3D印风不可同日。

艺术之创新需要通过不断思考与探索,是否愿意思考与探索,这又与个人性格有关。我是个喜新不因旧且不喜重复自我之人,当看到自己的裂变印风,意象印风已被认知与仿效后,无时不在思考自己今后的创作探索规划。

这次疫情宅家,也让我能静心思考。是继续修正完善已有的印风?还是再解构自我?篆刻为什么只能坚守传统而不能借鉴西方艺术?我一直认为中西艺术不应分割而应交融,坚信中西方艺术应该有其交融点与交融面,我是否能从西方艺术经典之作中找到灵感,探索出全新的印风?……

几日来,细心重读达利、毕加索等人的作品,使我感悟到篆刻完全可以不只停留在平面视觉上,还能做到通过融入西方透视原理与3D成像原理,呈现出三维透视的视觉效果。

新理念产生新作品,经过几天努力,终于完成一组手绘印稿,形成了3D印风系列。

在3D印风的探索过程中,体会有二,其一,艺术创作难在理念出新,而且出新之理念又要能做到在此艺术门类中古今没有,其难在想不到,不敢想,怎么想!

我前几年所创的裂变印与意象印就是如此,在我之前没人能想到。但当看到我做了,才觉得篆刻还能这样,仿效者有之。

其二,让文字与印式呈现三维透视效果并不是最难。而真正之难在于既要做到3D又要不失传统古韵!因为篆刻作为传统艺术有其固有的特定性,也就是篆刻之本原,如违背了其特定性就不可能构成篆刻艺术。

3D透视印的诞生,对于我个人而言仅仅只是我裂变印与意象印之后又多了种印风系列。但对